

古典希臘文明中的近東遺產

劉景輝

一、導 論

古代希臘的信史，一般史家通常劃分為「古樸期」(Archaic Period)與「古典期」(Classical Period)¹。古樸期是指西元前七五〇年～五五〇年之間，古典期是指西元前五五〇年～三五〇年之間。爲了方便起見，本文把古樸期放在西元前八〇〇年至五〇〇年之間，古典期放在西元前五〇〇年～三〇〇年之間。所謂古樸期是指古典希臘文明的萌芽和成長期，所謂古典期是指希臘文明的成熟和定型期。後代人所津津樂道的希臘文明就是古典期的成就，其中筆筆大者，有文學中的詩歌、戲劇；藝術中的建築、雕刻、美術；科學中的數學、醫學、天文學、地理學；此外，還有偉大的哲學、史學、政治學、倫理學等等。就人物而論，古典期的三大悲劇作家伊斯奇拉 (Aeschylus)、索福克里斯 (Sophocles)、幼里皮底斯 (Euripides)；著名的喜劇作家亞里斯多芬 (Aristophanes)；建築雕刻方面的菲狄亞斯 (Phidias)；數學方面的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醫學方面的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哲學方面有蘇格拉底 (Socrates)、柏拉圖 (Plato)、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有些人甚至把詩歌方面著名的荷馬 (Homer)、海希奧德 (Hesiod)、莎孚 (Sappho) 算成古典希臘文明的一部份。把荷馬、海希奧德、莎孚算成古典希臘文明的一部份，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把荷馬、海希奧德、莎孚算在內的古典希臘文明，乃是一種廣義的古典希臘文明。因爲荷馬、海希奧德、莎孚，都是古樸時期的人物，把古樸期的人物或歷史，納入古典期內，就成爲廣義的古典希臘了。通俗的古典希臘文明是包括古樸期和古典期的文明的。本文比較偏重史學界所謂的古典期，但是爲追根溯源起見，古樸期的文明自然也不會忽視。

1 見 R. Sealey, *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State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15. M. I. Finley, *Early Greece: The Bronze and Archaic Ages* (New York, Norton, 1981) p. 85-86.

古典希臘文明的成就，到達了人類文明的極致，幾乎很少文明能够超越它，因此這個時期的希臘人的成就，成為後世西方人追求的典型和楷模。在創造文明上，希臘人固然提供了一個卓越和優秀的典型和楷模，很值得後人借鑒，但是希臘古典文明的本身，也成為全人類鼎禮謨拜和欣賞讚嘆的對象。接觸到古典希臘文明，我們才真正體會到人類文明的精深博大；比較了古典希臘文明與其他的文明，我們才會了然於希臘人的輝煌閃亮。是什麼原因使希臘人產生如此優秀卓越的文明呢？原因當然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我們可以歸納為二點：一是希臘人的天賦，二是希臘接受了近東文明的遺產。接受近東文明遺產的地區，不止是希臘一地而已，而希臘人却把接受來的近東遺產發揚光大，顯現出另一幅偉大的面貌，我們不能不說，這其中有希臘人的特殊天賦在內，否則其他接受近東文明影響的地區，為什麼不能像希臘人一樣產生偉大的文明來呢？然而，探討希臘人的「天賦」是需要將希臘文明每一個特殊項目作精細研究的，只有在文明的每一項特殊研究上，我們才能看出來希臘人的天賦。但這是一項久遠、艱巨的工作，非一般人所敢輕易從事。歷來歷史家大多數都承認古希臘文明受到了近東文明的影響，希臘文明決不是「無」中生「有」。大體說來，希臘文明的若干因素來自近東，已是不易之論，但是近東文明遺產是在何時？經由何地？借用何種方法傳承給希臘，歷史家則語焉不詳了。語焉不詳的原因，依我看來，是歷史研究分目太細的緣故。因為研究近東的，只注意近東史的問題，研究希臘史的也只注意希臘方面的問題，對於兩者之間的中間地帶，殊少過問。當然除了歷史研究分目太細的原因外，史料是否足夠也是一大問題。本文是試圖進入這個近東史專家與希臘史專家所不願進入的兩不管地帶，雖然作者是懷抱着雄心邁步，因史料的缺乏，條件的限制，研究的收穫恐怕還是很微薄的。對於這個問題，下面再稍作申論。

西洋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在有文字記錄以前的歷史的研究，大半都依賴考古遺物的證明。因此，凡是在考古方面有充分資料足供討論的問題，它的答案就比較可以肯定；相反的，在考古方面沒有資料，甚至僅有少許資料來討論的問題，它的答案，一般來說，就比較不易得到大家的信服。所以，近代的古史研究者，多數都集中在有考古遺物研究的問題上，而對於一般缺乏考古遺物，如家庭關係、婚姻關係、思想問題，則殊少問津。這也是古代史學者在器物史的研究上不乏宏文大著，在思想史上的研究，即使是一鱗半爪，也是難得一見的原因。因此，古代史的研究中，呈現着嚴重的不均衡的情形。這種情形，嚴重地影響到知識份子對古代史的了解。我們知道，歷史的研究固然要注重真憑實據，但是在真憑實據大量的缺乏下，根據間接的史料，作一些合理的推論，未始不是一種補救之道。不然，古代史的研

究在某些方面會完全地荒蕪起來。而且，古代史的研究會成爲一種與人類生活無法串連的領域，歷史家的創造力和見解在這個領域中得不到適當的發揮。所以本文難免要作一些推論。

二、西元前一二〇〇年以前近東與希臘的接觸

在希臘所發現的舊石器時代與中石器時代的人類遺骸與遺物都極爲罕見²。所以，史家對於新石器時代以前，人類在希臘的活動情形都不清楚。到了新石器時代，也就是人類開始發現農業的時代，近東的人類和近東的農業開始移入希臘。例如，西元前六〇〇〇年左右，希臘德薩利（Thessaly）出現考古家所謂的「塞斯克洛文化」（Sesklo Culture）。其他的東方移民在紀元前第六、第五、第四千紀亦紛紛移入愛琴海地區（Aegean Area）的克里特島、西拉底斯羣島（Cyclades）等地³。在西元前第四與第三千紀之交，近東的銅器文化傳入希臘與愛琴海地區，於是，希臘與愛琴海地區出現了著名的愛琴文明（Aegean Civilization）。愛琴文明，事實上是指愛琴地區的燦爛的青銅文明，它的活躍期，大致是從西元前三〇〇〇年開始，至西元前一二〇〇年結束。愛琴文明是一個總稱，它包括四個地域性的文明：特洛文明、西拉底斯文明、邁諾亞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和邁錫尼文明（Mycenaean Civilization），其中以邁諾亞文明與邁錫尼文明爲歷史家所津津樂道。愛琴文明出現的時候，近東的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與埃及（Egypt）已出現了文字，並且也已展現了人類高度的技藝的與制藝的成就。愛琴海的青銅時代，也是近東的青銅時代，只是近東的青銅時代略早罷了。

新石器時代，近東與希臘之間的接觸，完全是根據考古遺物來解釋的；但是，至青銅時代，近東與希臘的接觸，可以見諸於文獻資料了。因爲蘇美人（Sumerians）早在西元前第四千紀發明了文字，而且在西元前第三千紀，蘇美人所發明的文字已成爲美索不達米亞及其周圍地區盛行的楔形文字（Cuneiform），而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日益發達。所以這個時期，近東和希臘的接觸多少可以在文字上看見一點蛛絲馬跡。例如，在薩爾恭帝國時代（Sargon 西元前二十四世紀後期至西元前二十三世紀前期），它的主要疆域雖在蘇美（Sumer）與阿卡德（Akkad），薩爾恭的軍

2 見 Carl W. Blegen, "Preclassical Greece, A Survey" BSA, XLVI (1951), p. 16-24; V. Gordon 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58); Chester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1100-650 B.C.* P. 13. A. R. Burn, *The Pelican History of Greece* (Penguin Books 1981.) p. 21.

3 A. R. Burn, *The Pelican History of Greece* (Penguin Books, 1981) p. 21-22.

隊已經到達地中海之濱與塞浦路斯島了，而薩爾恭帝國的商業似乎也與愛琴海地區取得聯繫了⁴。甚至也和克里特島來往了，薩格斯教授 (Saggs) 在他的名著「偉大的巴比倫」(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 一書中說道：

至於有關克里特島，由地下發掘的陶器看來，愛琴與美索不達米亞之間，在紀元前第四千紀已有連繫了。在紀元前第二千紀初期，它們之間的連繫更加密切，因為這一時期巴比倫的圓柱型印章在克里特本土發現，而巴比倫的一個小君主也在克里特與希臘之間的一個小島上(即 Kithira) 留下一塊碑銘⁵。

此外，在近東與愛琴海之間的兩個重要的中途站，塞浦路斯和特洛，也發現有巴比倫製造的圓柱型印章，而塞浦路斯出土的圓柱型印章數目尤為可觀，它們都是西元前第三千紀的產品⁶。西元前第二千紀，巴比倫漢摩拉比時代的圓柱型印章亦出現在克里特島上⁷。同時，巴比倫以西，幼發拉底河中游的馬里 (Mari) 王國的文獻中也提到克里特，並且馬里王國國王還把來自克里特的產品送給巴比倫國王漢摩拉比 (Hammurabi)⁸。

埃及與愛琴之間在西元前第四千紀之間也有來往的痕跡。愛琴海納克索斯 (Naxos) 島出產的剛石粉 (Emery) 在埃及的先王朝時代 (predynastic times) 的遺址中發現⁹。而埃及先王朝時代的物品亦在克里特島的南部發現。在西元前第三千紀，埃及古王國時代第五王朝刻有文字的大理石杯也出現在愛琴海的西特拉度島 (Cythera) 上¹⁰。在西元前第三千紀，埃及與克里特島之間的接觸更加密切。埃及中王國時代的文獻很清楚地說，埃及的船隻曾航行至克里特¹¹。許多中王國時代的埃及物品也在諾薩斯 (Knossos) 及克里特島的其他各地發現¹²。而最為珍貴的是一座中王國時代的埃及雕像在諾薩斯出土¹³。

4 W.F. Leem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Leiden: E. J. Brill, 1960)

5 H.W.F. Saggs, *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 (New York, Hawthorn, 1962) p. 277.

6 Paul Mackendrick, *The Greek Stones Spea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2), p. 7.

7 F. Matz, *Minoan Civilization: Maturity and Zen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5.

8 Sidney Smith, "Middle Minoan I-II and Babylonian Chronology," *AJA*, XLIX (1945), p. 1-24.

9 Carl Blegen, "The Royal Bridge," *ANE*, p. 34.

10 W. Sterenson Smith, *The Old Kingdom in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8.

11 Torgny Save-Soderbergh, *The Navy of the Eighteenth Egyptian Dynasty* (Uppsala A.B. Lundequistska, 1946), p. 31-55.

12 J.D.S. Pendlebury, *Aegyptia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其中有一份很詳盡的在克里特和希臘各地所發現的埃及物品表。

13 W. Stevenson Smith, *Ancient Egypt*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60), p. 77.

西元前十八世紀末，閃語族的西克索人 (Hyksos) 由巴勒斯坦入侵埃及，並在埃及建立王朝。西克索人在埃及的統治一直維持到西元前十六世紀的前期。在西克索人統治埃及時代，西克索人與愛琴海及亞洲西部地區維持密切的接觸。例如有西克索人國王克原 (Khyan 前一六六三年至一六二五年) 符記的物品在各地發現，在克里特島的諾薩斯，我們發現了一隻由雪花石膏製的瓶口蓋子；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格達 (Baghdad)，發現了一個由花崗石做的小獅子；在小亞細亞的中部波伽茲科易 (Boghazkoy)，發現了一隻有他的國王徽徵的破瓶子¹⁴。據史家的研究，西克索人不僅到達了克里特島，而且也來到希臘本土伯羅奔尼撒半島。英國史家斯杜賓斯 (Stubblings) 指出，邁錫尼文明中的豎井墳王朝 (the shaft-grave dynasty) 的興起，大約與西克索人被逐出埃及的時間同時。他認為，被埃及人所驅逐的西克索人，有一部分流亡到伯羅奔尼撒半島來。因為在邁錫尼的豎井墳中，考古家發現一些裝有鑲嵌物的小匕首，這些匕首顯示出埃及的特色¹⁵。他認為這些或許可以反映出是西克索人來到希臘後，所發生的現象。

自西元前二十世紀開始，邁諾亞文明已進入它的全盛期，這就是著名的邁諾亞中期文明。在邁諾亞文明的中期，諾薩斯幾乎成為東地中海的海上霸主，因此歷史家把西元前十九世紀至十六世紀中期，稱為克里特的「海上霸權」(Thalassocracy) 時代。在海上霸權時代，克里特的邁諾亞文明對希臘本土產生之強烈的影響。就在邁諾亞文明開始邁入它的全盛期的同時，印歐語族 (Indo-Europeans) 的一支開始由巴爾幹的北部進入希臘。這些進入希臘的印歐語族征服和融合希臘早期居民的結果，造成了我們所謂的「說印歐語」的希臘人。古典時代的希臘人就是這些「說印歐語」的希臘人的後裔。這些在西元前二十世紀中期開始移入希臘的印歐語族，文化水準是偏低的。所以，在西元前第二千紀的前期，受到了進步的邁諾亞文明強烈的影響。受到邁諾亞文明強烈影響的希臘人產生了著名的邁錫尼文明 (Mycenaean Civilization)。大約自西元前十五世紀開始，邁錫尼文明逐漸超越了邁諾亞文明，而邁錫尼人取代了邁諾亞人，成為「海上霸主」，邁錫尼的船隻常常進出西亞和埃及的海岸港口¹⁶。在埃及十八王朝初期的一員官吏的墓壁中，上面有許多愛琴海人

14 William C. Hayes, *Egypt: From the Death of Ammenemes III to Sequenenre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1-22.

15 Frank H. Stubblings, *The Rise of Mycenaea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9-14.

16 Chester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New York: Knopf, 1961) p. 51. Pavel Oliva, *The Birth of Greek Civilization* (London: Orbis, 1981) p. 26-28.

的畫像，據研究，這些愛琴海人很可能就是邁錫尼人(Mycenaeans)¹⁷。西元一四五〇年，邁錫尼人攻佔了諾薩斯，一四〇〇年左右，諾薩斯著名的宮殿被毀，而邁諾亞文明自此一蹶不振¹⁸。

在邁諾亞文明的全盛期，亦就是西元前十九世紀，克里特島人發展出一種原始文字，這種文字很可能是受到埃及象形文字而產生，史家稱之為「甲系線狀文字」(Linear A)¹⁹，一九五七年，美國麻省布蘭德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教授戈爾登(Cyrus Gordon)認為「甲系線狀文字」可能是「閃語」(Semitic)的文字²⁰。一九六三年，他正式確認了「甲系線狀文字」是西北閃語(Northwest Semitic dialect)的一支²¹。戈爾登解讀了「甲系線狀文字」的成功，解釋了為什麼在古代希臘的傳統中，含有許多閃語族文化的傳統。因為「甲系線狀文字」基本上是一種閃語文字。例如，希臘傳說中的克里特國王邁諾斯(Minos)之母「歐羅帕」(Europa)，原來是腓尼基的一名公主，而底比斯城(Thebes)的傳說中的創立者卡德摩斯(Cadmus)是歐羅帕之弟。而卡德摩斯之名在「甲系線狀文字」中可以見到，它的拼法是，Ka-du-ma-ne²²。此外，亞斯杜爾教授(Prof Michael Astour)在他的研究中，也指出在希臘的傳說中有許多閃語族文化成份²³。

西元前一四五〇年左右，邁錫尼人攻佔了克里特島，邁錫尼人開始學習「甲系線狀文字」。但是，「甲系線狀文字」是屬於閃語的，不適合印歐語族的邁錫尼人的，因此，印歐語族的邁錫尼人把「甲系線狀文字」改造，以適合他們的語言。這種基於「甲系線狀文字」的新文字，史家稱為「乙系線狀文字」(Linear B)。「乙系線狀文字」的生存期，大約在西元前一四五〇年至一一五〇年之間，使用的地區，除克里特島外，還包括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大部份地區。「乙系線狀文字」在一九五二年，已為一年輕的英國建築家溫楚斯(Michael Ventris)解讀²⁴。這是最

17 Helene Kantor, *The Aegean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loomington, Ind., Principia Press, 1947)

18 A. R. Burn, *The Pelican History of Greece* (Penguin Books, 1981) p. 43-44.

19 劉景輝：「希臘古文字的發現及其研究——談乙系線狀文字」(《食貨月刊復刊》2卷11期，頁十五~二七，臺北，一九七三)

20 Cyrus Gordon, "Notes on Minoan Linear A," *Antiquity*, XXXI (1957), p. 124-30.

21 Cyrus Gordon, "The Decipherment of Minoan," *Natural History*, LXXII (1963) p. 292-97.

22 同上。

23 Michael Astour, "Greek Names in the Semitic World and Semitic Names in the Greek World,"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XXIII (1964), p. 193-201. also; *Helleno-semitica* (Leiden: E. J. Brill, 1965).

24 John Chadwick, *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also M. Ventris and J. Chadwick, *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並參看註十九。

早的希臘文字。在「乙系線狀文字」中，也有一些字彙與東方閃語族有關。例如「乙系線狀文字」：po-ni-ke 是指希臘神話中一種頭、翼、前足似鷹，身軀、後足、尾，似獅子的怪物；另外一個「乙系線狀文字」po-ni-ki-ya 是指一種紫色染料，這兩個「乙系線狀文字」都和「腓尼基」（Phoenicia）有關²⁵。由「甲系線狀文字」及「乙系線狀文字」的研究可以看出來，西元前第二千紀的大部份時間，近東對愛琴海文化的影響是很深的。

除了文字方面的證據外，還有考古方面的證據證明在西元前第二千紀，近東對希臘的影響。例如，考古家在邁錫尼發現了幾個「迦南瓶」（Canaanite jars），這種瓶當時可能是用來裝運東方香料²⁶。同時，考古家也在伯羅奔尼撒發現雕刻的象牙藝術品，其圖案與主題深受東方影響，很可能是來自敘利亞²⁷。

三、西元前一二〇〇年至八〇〇年之間 近東與希臘的接觸

西元前第十三世紀後期與十二世紀初期，希臘北方的印歐語族又發生了第二次的大遷徙運動。這一次「大遷徙運動」造成了邁諾亞文明，邁錫尼文明，西臺文明（Hittite Civilization）的滅亡，巴比倫文明與埃及文明的衰微，它的影響力遍及近東及愛琴海世界。愛琴海世界因邁諾亞文明，邁錫尼的滅亡；近東世界因西臺文明的滅亡，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的衰微，從而進入一個「黑暗時代」（Dark Ages）。這個「黑暗時代」大約始於西元前一二〇〇年，止於西元前八〇〇年。我們之所以稱它為「黑暗時代」，固然是因為在這個時期，人們在文化上的創造力比較的薄弱，但最主要還是因為我們對這個時期的幾個古代文明中心的發展的歷史，了解不夠清楚²⁸。

在「黑暗時代」以前，近東的文明中心是巴比倫與埃及，但在「黑暗時代」中，巴比倫與埃及歷史發展的脈絡雖然依然十分分明，可是在文化上的創造力與蓬勃的氣象已經大不如前了。安納托利亞更是進入一片赤黑的世界。與近東的「黑暗時代」

25 L. R. Palm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Mycenaean Greek Tex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p. 58.

26 Virginia Grace, "The Canaanite Jar" 收集在 Saul S. Weinberg 編：The Aegean and the Near East, (Locust Valley, N. Y.; J. J. Augustin 1956)

27 Helene Kantor, "Ivory Carving in the Mycenaean Period," *Archaeology*, XIII (1960), p. 14-25.

28 Georges Roux, *Ancient Iraq*, (Pelican Books, New York, 1980) p. 246-61.

比較起來，愛琴海世界的「黑暗時代」尤其黑暗。我們不僅看到邁錫尼文明的消失——尤其是「乙系線狀文字」的絕滅，我們對希臘與克里特島的歷史發展更是一無所知。這個「黑暗時代」把光輝燦爛的邁錫尼文明與偉大磅礴的希臘古典文化完全切斷了。所以，這第二次印歐語族大遷徙運動對古代文明世界所造成的損失是十分重大而嚴重的。但是，在「黑暗時代」之中，西臺文明，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與愛琴文明的毗鄰之地——敘利亞與巴勒斯坦——却發展成爲一個新的文明中心，這不能不說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因爲這個新的文明的中心的薪火，不僅重燃了近東偉大的亞述與波斯文明，而且引發了光芒萬丈的希臘古典文明的火焰。這個新的文明中心主要的成員是腓尼基城邦(Phoenician City-States)，希伯來王國(Hebrew Kingdom)，與新西臺城邦(New Hittite City-States)。在「黑暗時代」中，希臘與敘利亞的新西臺城邦與腓尼基城邦接觸最多，希臘人的新文字即是由腓尼基文字而來，所以，下面我們把重點放在希臘與腓尼基人的接觸，看一看近東文明如何透過腓尼基人及其他城邦，影響希臘文明的發展。在討論希臘人與腓尼基人接觸之前，我們先說明一下，希臘世界因印歐語族大遷徙運動，所引起的變化。

由多瑙河北岸南下的印歐語族，壓迫巴爾幹半島的色雷斯人(Thracians)與弗里吉亞人(Phrygians)，使色雷斯人與弗里吉亞人東走。他們越過了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安納托利亞高原，滅亡了西臺王國(Hittite Kingdom)，也摧毀了西臺文明。這支壓迫色雷斯人與弗里吉亞人的印歐語族，繼續南下，控制了馬其頓，再由馬其頓向南和向西擴張。向西的擴張的結果，使這些印歐語族定居在亞德里亞海以東的沿岸一帶，他們後來就成爲羅馬史上的伊里利亞人(Illyrians)。繼續向南的擴張，就壓迫了原來居住在希臘北部內陸方面的多利亞人(Dorians)。多利亞人的向南運動，終於造成邁錫尼文明和邁諾亞文明的滅亡和希臘語族的大遷移，擴大了希臘世界²⁹。

在西元前二十世紀南下，進入希臘的印歐語族，最初幾世紀是過着游牧與流浪的生活，大約在西元前十六世紀才正式安定下來。大約也就在西元前十六世紀的時候，這些定居在希臘的印歐語族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方言。這些方言的分佈大致如下：在希臘本土靠近愛琴海的沿岸一帶，我們不妨把它分成北部、中部、和南部。依照語言學家的分類，北部是伊奧利亞語(Aeolic)，說「伊奧利亞語」的人，我們稱之爲伊奧利亞人。中部是愛奧尼亞語(Ionic)，說愛奧尼亞語的人，我們稱之爲愛奧尼亞人。南部說亞該亞語(Achaean)，我們稱之爲亞該亞人(Achaeans)。邁錫

29 Chester G. Starr: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90.

尼文明主要就是亞該亞人的文明，荷馬史詩伊里亞德中所說的希臘人就是亞該亞人，他們是攻打特洛城的英雄。在希臘北部的內陸地帶，居住的多利亞人 (Dorians)，他們說多利亞語 (Doric)。伊奧利亞人、愛奧尼亞人、亞該亞人、多利亞人都是希臘人，他們屬希臘語系。在青銅時代的後期，這四支希臘人中，亞該亞人的文明最進步，而多利亞人最落後³⁰。

前文曾經提到，由多腦河北岸南下的印歐語族，壓迫色雷斯人與弗里吉亞人之後，繼續南下，控制了馬其頓，再由馬其頓向南和向西發展。他們由馬其頓繼續南下的結果，便壓迫了希臘北部的德薩利人 (Thessalians) 和多利亞人 (Dorians)。德薩利人與多利亞人向南移動，使居住在他們稍南方，和東方的伊奧利亞人受到了壓迫，因此，伊奧利亞人向東方愛琴海與小亞細亞沿岸移動。他們定居在愛琴海北部的島嶼上，與小亞細亞愛琴海沿岸的北岸。這一帶因伊奧利亞人的定居，後來希臘人把這個地區稱為「伊奧利斯」(Aeolis)，他們的語言，自然是伊奧利亞語。

希臘中部的亞提加 (Attica) 是愛奧尼亞人的根據地。多利亞人由北方南下，自然也威脅到愛奧尼亞人生命財產的安全。因此，愛奧尼亞人也飽受侵略者多利亞人的戰爭的恐怖。但是，愛奧尼亞人在以雅典人（雅典人亦是愛奧尼亞人的一支）為領袖的情況下，團結一致，共同地抵抗多利亞人的侵略。他們的抵抗極為成功，因此愛奧尼亞人不僅保全了雅典城免於多利亞人的蹂躪，而且也使亞提加成為愛奧尼亞人與亞該亞人的共同避難所。由於避難的人口大量地到來，遂造成亞提加人口的擁擠。而多利亞人的威脅始終存在，亞提加人的唯一出路是海上，因此，愛奧尼亞人就由擁擠的亞提加移向愛琴海中部島嶼上，與小亞細亞沿岸的中部地區。像尤波亞島 (Euboea)，西拉底斯羣島 (Cyclades) 的大部份島嶼，開奧斯島 (Chios)，薩摩斯島 (Samos)，以及小亞細亞的西岸中部地區，都成為愛奧尼亞人的天下。小亞細亞西岸的中部地區與沿海一帶，因愛奧尼亞人的來臨，而成為希臘史上著名的「愛奧尼亞」(Ionia)。愛奧尼亞因為與呂底亞王國 (Kingdom of Lydia) 是近鄰，而且與其他東方國家又互相往來，成為希臘信史初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希臘古典文化最初就是從這個地區首先萌芽的。

多利亞人由中希臘繼續南下，侵入伯羅奔尼撒半島。多利亞人之進入伯羅奔尼撒半島，大概分成東西兩路，齊頭並進。東路是陸上的攻擊，因此，整個科林斯地峽 (Isthmus of Corinth) 被多利亞人佔有，然後繼續進攻阿哥斯 (Argos) 與邁錫尼 (Mycenae) 等城，但在邁錫尼遭受到堅強的抵抗。多利亞人因此可能先放棄

30 J. B. Bury and Russell 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 7.

進佔邁錫尼城，而經略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中部其他地方。西路可能經由海上進攻伯羅奔尼撒半島的西部沿海一帶，因此，西岸的大城邦皮洛斯 (Pylos) 出其不意的首先陷落了。西路的海上勢力登陸之後，繼續向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內陸推進。對於東路 and 西路多利亞人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發展路線，雖然我們都不知其詳，但是，我們確信，在多利亞人的強大壓迫下，原居民——亞該亞人——不是被屠殺，就是被奴役。一些僥倖的亞該亞人，倖免於屠殺與奴役，不是逃往海上，就是躲入深山了。躲入深山的，成為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高山地區阿爾卡底亞 (Arcadia) 與亞該亞 (Achaea) 的居民，他們繼續抵抗多利亞人，但他們在此後的希臘史上不曾產生什麼重大的作用。逃往海上的，一部份變成西元前十三世紀與十二世紀橫行於愛琴海或東地中海的「海民」(Peoples of the Sea) 的一部份，一部份定居在其他民族中，終於消失了。多利亞人征服伯羅奔尼撒半島後，繼續向愛琴海的南方島嶼發展，像特拉島 (Thera)、米洛斯島 (Melos)、科斯島 (Cos) 與克里特島 (Crete)。克里特島因多利亞人的來到，邁諾亞文明完全滅亡，時間大約是西元前一一〇〇年左右。當然伯羅奔尼撒半島因多利亞人的來到，邁錫尼文明也完全覆滅了。多利亞人佔領愛琴海南部島嶼後，繼續向小亞細亞南岸地區進取。這些地區終於亦為多利亞人所有，在希臘史上，小亞細亞的西南岸及沿海地區因此稱為「多利斯」(Doris)。

由於伊奧尼亞人、愛奧尼亞人、與多利亞人的東移，所以，在西元前第一千紀的初期，愛琴海東部的島嶼與小亞細亞西岸沿海一帶都成了希臘人的天下，因此被稱為東方希臘。邁錫尼文明因伊奧尼亞人、愛奧尼亞人的東來，東方希臘多少保持了一些邁錫尼文明的傳統。例如，荷馬史詩「伊里亞德」與「奧德賽」的歷史背景是邁錫尼時代，然而，荷馬史詩却是由東方希臘人荷馬整理編述的。東方希臘因為一方面保持了一部份邁錫尼文明傳統，另一方面又和近東文化開始了密切的接觸，所以，東方希臘成為希臘信史初期希臘文化最發達的地區³¹。

現在，我們已經說明了希臘世界因印歐語族大遷徙運動，所引起的變化。接著，我們要討論希臘人與腓尼基人的接觸。這個希臘人與腓尼基人的接觸問題包含的範圍很大；例如：究竟是腓尼基人先行來到希臘世界呢？還是希臘人先行來到腓尼基或是其影響所及的地區呢？或者是，在同一時間，彼此你來我往呢？決定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談實際的問題。究竟他們有些什麼樣的接觸，在什麼時期經過什麼管道接觸？產生的影響如何？我們現在就從：是腓尼基人先到希臘世界，還是希臘人先到腓尼基地區說起。而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腓尼基人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在地

31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II Part 2B. Chapter XXXV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773-804.

中海發展殖民地。

根據古代作家的記載，腓尼基人在地中海的殖民是在希臘人在地中海殖民之前，早在西元前十二世紀就開始了³²。而十九世紀有關腓尼基人在考古上與文獻上的發現，更確證了這個腓尼基殖民先於希臘殖民的理論，並且導致若干史家強調腓尼基人對文明史的貢獻。但是，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史學界對於腓尼基殖民先於希臘殖民的說法，起了一個大反動。這個大反動的最早和最偉大的人物是德國史學家比洛克（Beloch）。他嚴厲地批判古代作家的記載，說他們的記載有不實與誇張之處，他認為腓尼基人的殖民最早不會早過西元前八世紀。因此，他認為腓尼基的殖民是與希臘殖民同時³³。其後，考古界的人物亦紛紛支持比洛克的看法，因為他們在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中，發掘不到任何屬於西元前八世紀以前腓尼基人的遺物。既然考古上找不到遺物，這個問題自然屬於不可爭辯的問題。因此，一直到現在，絕大多數的史學家否定了傳統的腓尼基人先於希臘人的說法；大多數的史學家因為搞不清楚誰先於誰，於是採取一種妥協與折衷的辦法，認為兩者的殖民是在同時，兩者的接觸亦是在同時。甚至還有小部份的史學家還認為希臘人在海上的擴張先於腓尼基人，因此，希臘人與腓尼基人的接觸，是希臘人先開始的³⁴。

對於二十世紀初期這種否定腓尼基殖民，在時間上雖不會早於西元前八世紀的說法，意大利歷史家沙巴提諾·莫斯卡提（Sabatino Moscati）提出了異議。既然反對論者是在考古學上立論，所以，莫斯卡提就先從考古學上來進行反駁。他說，在考古學上找不到西元前八世紀以前的遺物，這句話本身就不可靠。他舉例說，在西西里色林厄斯（Selinus）城外海所發現的一座青銅小雕像，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研究報告中，已經證實為西元前第二千紀末期的腓尼基藝術品。這不是腓尼基人早在西元前八世紀以前就在西地中海從事殖民的確證嗎？反對論者或許會說，這座小雕像是西元前第二千紀末期的腓尼基人的藝術品誠然不錯，但也不見得就是腓尼基人帶到西西里去的，也可能是由邁錫尼人帶到西西里去的。因此，這也不能代表腓尼基人在西西里的殖民。莫斯卡提說，我們要問，為什麼腓尼基人的船隻，就不可以把這個青銅小雕像帶到西西里呢？此外，莫斯卡提說，考古研究的結論也不見得全然可靠。在這一方面，他舉了一些在考古研究上一些有疑義的物件。換言之，我

32 談到腓尼基人早期殖民的古代作家有：希臘史家 Thucydides，羅馬史家 Velleius Paterculus, Pliny the Elder, Diodorus 等人。轉引自 Sabatino Moscati, *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的第七章。

33 K. J. Beloch, *Griechische Geschichte I.* (Strassburg, 1913) 轉引自 Sabatino Moscati: *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的第七章。

34 Sabatino Moscati: *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Alastair Hamilton, Frederick A. Praeger, New York, 1968), p. 94-95.

們要知道考古學也有它的極限。

即使考古的證據確切可信，但是我們也要知道，考古證據的出現，並不一定表示腓尼基人的殖民也就在與證據的年代同時開始。或許，腓尼基人的殖民早就開始了。在最初的階段，腓尼基人大概祇是作一些地區的堪察工作，偶爾放下一些殖民者，他們生活在極簡陋的狀況中，不曾留下什麼遺物或建築，以供後來的考古家研究。而考古上遺物的出現或許祇是表示殖民地已經獲得穩定而充實的發展了。所以，我們從考古學中得到的證據，可以證明殖民地已經獲得發展與鞏固了，但它不足以說明殖民地最初是什麼時候建立的。自殖民地初建到殖民地的穩定、鞏固、繁榮，其間可能經過數十年，甚或百餘年。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我們說腓尼基人殖民地不早於西元前八世紀是不正確的。何況，從金石學及文獻學的立場來看，腓尼基人殖民地的建立早在西元前第一千紀初就開始了。

就金石學的立場來看，我們在塞浦路斯島所發現的一塊用腓尼基文字書寫的墓碑，很可能是西元前九世紀的成品。在薩丁尼亞的諾拉 (Nora) 所發現的另一塊腓尼基文碑文，也很可能是西元前九世紀的產物。倘若這些研判正確，那麼我們可以說，早在西元前九世紀以前，腓尼基人，已抵達地中海的東西海域的島嶼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從諾拉的碑文看來，腓尼基人在薩丁尼亞的殖民地發展，顯然已擺脫了其初期的發現與試驗的階段，而進入到一種足以留下文獻的發展中的狀態了。

就文獻學的立場來看，聖經曾經提到在所羅門王時代，腓尼基人的艦隊——推羅城的艦隊 (fleet of Tyre)——已經能够作長程而艱苦的航行了。聖經也特別提到「他施之舟」(navy of Tarshish)，所謂「他施之舟」是指與他施地方貿易的巨船。據學者的研究，「他施」大約是西班牙南部某一地方的地名。我們沒有理由懷疑聖經在這一方面的真實性，所以，腓尼基的航海者很可能早在西元前十世紀已進入地中海的西部邊緣地帶了。再者，推羅城的歷史文獻也給了我們一些資料。據這些歷史文獻說，與所羅門王同時的推羅城國王希蘭 (Hiram) 曾派遣遠征軍去討伐一個拒絕進貢的殖民地。這個殖民地之中有一種居民叫「烏提肯人」(Uticans)，羅馬史家布林尼 (Pliny) 曾提到腓尼基人於西元前一〇一年創建烏提肯 (Utica) 殖民地。因此，推羅城文獻證實了烏提肯殖民地早在西元前十世紀就已建立了。

莫斯卡提教授除了從考古學、金石學，及文獻學的立場來證明腓尼基人的殖民早在西元前第一千紀的初期就已展開外，另外還從西元前第二千紀末，整個近東及愛琴海的情況來說明腓尼基人之殖民始於西元前一千紀初亦是合乎歷史發展的。這一點因牽涉較廣，此處不贅。總之，海上與腓尼基人發生接觸，莫斯卡提教授認為，古代作家有關腓尼基人殖民的記載，縱然有不準確與誤解之處，但就大體而言，

基本上的觀點是正確的。莫斯卡提教授總結說：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地區的擴張大約始於西元前一一〇〇年左右或更早一點，他認為這種說法是合乎歷史事實的³⁵。根據筆者多年對西元前第二與第一千紀的近東與愛琴海地區的歷史的研究，完全贊成莫斯卡提教授的意見。因此，我們可以總結地說，腓尼基人的殖民先於希臘人的殖民，腓尼基人的殖民約始於西元前十一世紀，而希臘人始於西元前八世紀，腓尼基人的商業、文化，及政治型態，早在西元前十世紀與九世紀深入愛琴海了。腓尼基人與希臘人的接觸中，大多數時間是腓尼基人採取主動與攻勢的。

當腓尼基人開始往地中海地區殖民時，也正是希臘世界因多利亞人入侵，而發生大遷徙運動的時候，伊奧利亞人、愛奧尼亞人，與多利亞人開始移入愛琴海的島嶼與小亞細亞西岸的愛琴海沿海地區。希臘人移至小亞細亞西岸地區後，選擇易於防守的海港之地定居，不再繼續向小亞細亞的內陸發展。希臘人不再向小亞細亞內陸發展的原因可能有二：一、希臘人不願遠離海洋的天性；二、他們或許期望在家鄉的亂事安定後，重歸故土。在愛琴海島嶼與在小亞細亞西部沿岸地區定居的希臘人，自然無可避免地要和東方民族發生接觸。所以，在西元前第一千紀的初期，東方希臘人，在陸上與東方的弗里吉亞人（Phrygians）及呂底亞人（Lydians）發生了接觸；在東方希臘人與東方民族的接觸，對古典希臘文化產生強烈的影響，尤其是以與腓尼基接觸的影響最大。過去的學者都一致承認，希臘的字母文字，毫無疑問的是受腓尼基字母文字的影響而產生。但除了字母文字之外，依筆者多年的研究，就是希臘古典初期的殖民事業與城邦政治的發展，也是受腓尼基人的影響而產生的。而城邦政治可以說是希臘文明的基本特色。當然，在希臘人大規模地發展海上事業之後，他們與埃及文明及巴比倫文明的接觸與學習，更使得希臘文明多采多姿。我們先討論腓尼基文化對希臘人的字母文字、殖民事業，與城邦政治的影響。

腓尼基字母之傳入希臘，大概是在西元前九世紀，這時，腓尼基商人已大肆在愛琴海中活躍了。他們購買愛琴海的金屬、穀類、橄欖油，也購買經由愛琴海轉手的皮製品。他們也販賣奴隸，據說，腓尼基人是古代著名的奴隸販子。腓尼基人在愛琴海一帶做生意的手段是相當卑劣的。荷馬史詩常說，腓尼基人做生意，利用欺騙、蒙混，或巧取豪奪的手段來追求他們的利益，作風好像強盜，他們是極不誠實的商人。在這樣情形下，希臘人與他們的接觸是瀕繁的³⁶。大概在腓尼基人商船停靠在希臘人住地附近，上下貨物、抄寫清單之際，希臘人學習了腓尼基字母，覺得

35 同上，p. 97。

36 Carl Roebuck, *The World of Ancient Tim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6) p. 123.

這種東西對他們有用³⁷。而希臘世界經多利亞人入侵後，乙系線狀文字也因此失傳了。所以，腓尼基人字母文字的簡單、便捷、正適合希臘人的需要。但腓尼基的字母文字是閃語的字母文字，因此，並不完全能為說印歐語的希臘人全盤接受。因此，不同地區的希臘人，接受了腓尼基字母文字之後，產生了不同的、原始的希臘文字。這些不同的、原始的希臘字母文字，因發現地區的不同，而有下列不同的名稱：如；卡爾西斯式 (Chalcidian form)，科林斯式 (Corinthian form)，亞提加式 (Attic form)，愛奧尼亞式 (Ionic form)，特拉式 (Theraean form)，與克里特式 (Cretan form)。至於這以上幾種字母文字，究竟那一種最早產生，則殊難斷言。一般的推測，最早的希臘字母文字，或許是在愛奧尼亞出現，或許是在愛琴海上某一島嶼出現。

腓尼基人係閃語族，他們的字母文字大約在西元前第二千紀末期漸趨定形。定型的腓尼基字母文字的字母共有二十二個，這二十二個字母都屬子音，只適合閃語族使用。因此，在希臘人接受腓尼基字母的時候，希臘人中的才智之士，在腓尼基字母中加入了母音，也刪去了幾個希臘語中沒有的子音符號。在這許多原始的希臘字母文字中，愛奧尼亞式可能是其中最方便、最適合於希臘人使用的一種。因此，到了西元前五世紀中期，其他各式的希臘字母逐漸消失，僅剩下愛奧尼亞式的一種。雅典於西元前四〇三年正式宣佈，使用愛奧尼亞式字母文字（雅典原來使用亞提加式）³⁸。

希臘人學會了字母文字後，文化發展的速度大為加快了。因為這種簡易的字母文字使得識字人口大為增加，識字人口的增加，自然有助於文字著作的產生和思想觀念的傳佈。我們知道，用文字來表達事物，可以分成兩種形式：押韻的，我們稱之為韻文；不押韻的，我們便稱之為散文。因為韻文便於記憶吟唱，所以，世界各民族最早的文學，莫不是便於記憶吟唱的韻文文學，而韻文文學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詩歌，因此，詩歌體文學總是出現較早，而比較為廣大的人民喜愛。希臘文學的發展也不例外，希臘人學會了文字之後，首先便把他們民間流傳已久，且廣為人知的詩歌，記錄保存下來，以供他人學習欣賞。這便產生了希臘最早的文學形式——史詩 (Epic)：伊里亞德 (Iliad) 和奧德賽 (Odyssey)。因為它們音調優美，內容豐富精彩，最便於記憶、最便於朗誦、最為人民喜愛。其實所謂「史詩」，就是「敘事詩」，只不過因為希臘最早的敘事詩——即「伊里亞德」和「奧德賽」，所敘述的事情與歷史有關，故此稱為「史詩」罷了。由於社會、經濟、文明的向前發展，

37 J. H. Breasted, *Ancient Times*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35.) Second Edition p. 331-332.

38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6) p.

因此，當希臘社會逐漸前進時，表現個人喜怒哀樂的抒情詩 (Lyric) 便接踵而起，抒情詩的出現更豐富了希臘的詩歌傳統。韻文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散文亦隨之出現。因此，西元前六世紀與五世紀，希臘的哲學、戲劇、歷史著作的出現，使希臘的散文也呈現出五彩繽紛，美不勝收的欣欣向榮的局面。史家謂希臘的文學是西方少數二、三種偉大文學之一，誠非虛語³⁹。很值得注意的是，對西方文明最有影響的古代文學，兩希文學——希伯來文學 (Hebrew Literature) 和希臘文學 (Hellenic Literature)——都是字母文字的文學。而我們不能想像，西方文明如沒有字母，會是怎樣一種文明。字母文字雖是一種小小的發明，但它却是文明的根本所繫，它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希臘人的大貢獻，是把文字的優點和效能發展到了它的極致。在這一方面，西方人，甚至全世界的人，恐怕都不能不感謝腓尼基人和希臘人所作的貢獻。

就西元前八世紀至六世紀，希臘殖民事業的發展來看，筆者認為希臘殖民事業亦是受到腓尼基人在地中海的商業活動的刺激而促成的。一般談論西元前八世紀至六世紀希臘殖民的史書，幾乎都認為促成希臘人向外殖民的原因，主要是黑暗時代過後，希臘人口增加，土地不敷分配所致。我認為這個因素若是放在西元前六世紀，它是有相當的理由，但是如放在西元前八世紀，難免有點牽強了。誠然，那時候希臘人口有增加的現象，可是，我們要問，如果他們從來沒有遠離家鄉的話，他們如何知道向遠方遷徙呢？而且一開始就朝向遙遠的北方——赫勒斯邦特 (Hellepont)，和遙遠的西方——意大利發展呢？如果是人口過剩，朝居住地附近的地方發展不是更方便嗎？然而，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朝居住地附近的地區發展。他們之所以朝遙遠的地方殖民，主要是受腓尼基人商業活動的刺激所致。

前面我們已經談過西元前九世紀時，腓尼基人在愛琴海地區大肆活動，而且在九世紀時，腓尼基人已進入西地中海，發展了他們的商業。在愛琴海地區的希臘人看到腓尼基商人獲利優厚，生意興隆，油然而生見賢思齊之意，於是，他們也開始發展商業，學習腓尼基人向遠方經商了。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最早在意大利建立殖民地的希臘城邦是小亞細亞愛琴海沿岸的基馬城 (Kyme)，它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灣 (Bay of Naples) 建立了一個名叫「庫美」(Camae) 的殖民地，時間大約在西元前七六〇年。基馬城位於「伊奧利斯」(Aiolis) 境內，與小亞細亞的「弗里吉亞」(Phrygia) 接壤，因此與弗里吉亞來往密切。基馬最早利用腓尼基商人販來的錫，交換弗里吉亞的五穀和羊毛，在這項交易上，基馬人大發利市。腓尼基人的錫是來自西地中海歐洲的沿岸地區，基馬人知道後，為避免腓尼基人的中間剝削，直接

39 Mortimer Chambers, *Ancient Gree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73), p. 10.

到西方去尋求錫以及其他金屬，如銅與銀。這就是基馬人向意大利殖民的最初動機。其他一些向遠方殖民的希臘城邦，我們也可以找出類似的商業動機的理由來。所以，我們說，希臘人殖民的最初動機是受腓尼基人商業活動的影響，不是完全出於推測，而是有歷史事實作為證據的⁴⁰。順便說明一下，弗里吉亞之所以需要金屬，倒不是完全自己使用，大部份賣給了弗里吉亞的東方「烏拉爾圖」(Urartu)。在西元前第一千紀的初期，烏拉爾圖是近東與愛琴海世界的金屬製品中心，它的金屬製品舉世聞名，暢銷近東與愛琴海世界，它的金屬製品在藝術上啓迪了希臘人。因為烏拉爾圖製造大量的金屬製品，故對金屬的需求殷切，促成了地中海金屬貿易的繁榮。

希臘殖民地的最初建立，既然是出於商業的要求，所以，像腓尼基殖民地一樣，商業是殖民地的基本特色。但是，腓尼基殖民地除了商業的特點之外，在農業及手工業方面的發展就不及希臘殖民地的普及了。希臘殖民地之發展出農業，是由於希臘歷史發展的特殊過程。在西元前八世紀及七世紀，因為希臘城邦貴族政治的發展，使土地集中在少數貴族的手中，農民不僅喪失土地，而且有奴隸化的危險，喪失土地的農民，為求自由的生活，不得不向外發展，向殖民地尋求他們的新生活，於是造成懂得農耕的民衆走向殖民地。此外，在政治上鬭爭失敗的貴族，他們往往也帶着自己的親信和族人在一起跑掉，來到殖民地，其中也不乏懂得農事的人。這些人到達新地方之後，利用他們的農業知識，發展了殖民地的農業。殖民地因商業和農業的發展，生活漸形優裕，因此也吸收了希臘本土的手工業者，殖民地因手工業者的到來，殖民地手工業也得到良好的發展。希臘殖民地的商業，農業，與手工業既然獲得充分的發展，因此，希臘人的殖民地逐成為各地的小型貨物交流中心，加強了希臘人同其他部落和其他民族之間的聯繫。在這種殖民運動中，希臘人發揮了吸收及傳播文明的責任。希臘人殖民地的富庶繁榮，以及在文化上的作用，腓尼基殖民地——迦太基除外——是大大不及的。

下面我們再討論在腓尼基人的影響下，希臘城邦政治如何興起。希臘城邦政治是希臘文明的核心，沒有希臘城邦政治亦無所謂希臘文明。過去的論者咸以為希臘城邦政治的興起與希臘的多山而崎嶇的地形有密切的關係，換言之，由於希臘各地區的孤立性促成了城邦的興起。其實，這個論點是經不起嚴格的檢驗的。例如，佛西斯(Phocis 希臘中部地區之一)是一個面積僅達一六一五平方公里的丘陵與平原地區，但該地區的城邦却多達三十個！再如，比奧細亞(Boeotia 希臘中部地區之一)是一個面積達二五八〇平方公里的丘陵平原地區，其中的城邦却有十四座。這

40 A. R. Burn, *History of Greece* (Penguin Books, 1965), p. 83.

些城邦與城邦之間，談不上有什麼天然險阻，可以老死不相往來⁴¹。不僅如此，城邦與城邦之間接觸很頻繁，因此，我們能說希臘城邦的興起是出於各地區的孤立性嗎？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城邦一字在希臘文中叫「帕勒斯」(polis)，「帕勒斯」的意思是小山嶺，因此，他們認為最初的城邦興起在小山上。此說對某些少數的城邦而言，或許真是如此，但對大部份的城邦而言，就有商榷的餘地了，因為大部份的城邦並沒有小山嶺。此說比地勢孤立說似勝一籌，但也並沒有完全解決問題⁴²。

我們知道西洋史上有三個偉大的城邦時代，它們對西方文明的貢獻都很卓越，此即：蘇美城邦時代，希臘城邦時代，與文藝復興城邦時代。蘇美城邦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城邦的興起，雖然不能說它們的興起與地理毫無關係，但是地理的因素，絕不是這些城邦興起的主要因素。蘇美城邦與文藝復興時代城邦的興起，與其說是地理的因素所促成，不如說商業與宗教的因素所促成。在蘇美的城邦與文藝復興時代的城邦中，宗教與商業都是它們的重要活動，所謂城邦原來都是當地的宗教中心與商業中心，由於具有宗教與商業的功能，才漸次發展它們的政治體系來。其實，希臘城邦的興起，大體上與蘇美城邦與文藝復興時代城邦的興起相似。只是一般史家因為希臘的非宗教文化十分凸出，因此，在論希臘城邦的興起時，忽略了它的宗教因素；另一方面，又因為西方史家着重希臘文化的獨創性，因此，也忽略了腓尼基人政治與商業活動對他們的影響。

在黑暗時代的初期，希臘人的社會，無論在本土或海外，大體上是一種「部族社會」(tribal community)，這種「部族社會」，希臘人稱之為「埃思洛」(eithos)。「埃思洛」的領袖最初都是頗具聲望與幹練的人物，這種領袖在本土可能是軍事領袖的後裔，在海外是在大遷徙時，由各團體所推舉的領袖。這些領袖在做任何一項重大決定前，為了取得大家的擁護，常常與該部族社會中的其他長老舉行會商；會商完畢後，又召集全體成年男子來宣佈他的決定，要求他們的同意，並且執行他的命令。在軍事行動結束後，這些領袖逐漸演變成國王。雖然領袖化身為國王，但他們仍然保持與長老會商，召集大家來宣佈命令的習慣，希臘城邦政治中的長老會議（或貴族會議）與公民大會就是淵源於此⁴³。

也就在黑暗時代的初期，東地中海的敘利亞、腓尼基，以及土耳其的西利西亞一帶，因為西臺帝國的瓜解，巴比倫與埃及的衰微，都分別發展出城邦政治來。在

41 H. D. F. Kitto, *The Greeks* (Penguin Books, 1957), p. 66.

42 Chester G. Starr, *A History of Ancient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08. Kitto, *The Greeks*, p. 68.

43 Raphael Sealey, *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23.

西元前十世紀與西元前九世紀，城邦政治已是敘利亞和腓尼基地區的普遍現象。而腓尼基城邦因為商業的繁榮，發展出財閥的寡頭政體出來⁴⁴。西元前十世紀與九世紀，由於腓尼基人在愛琴海地區商業活動的增加，愛琴海東岸一帶的希臘人部族社會也逐漸發展出商業和手工業來。這些「部族社會」的居留地逐變成以商工業為主的經濟中心。因為這些社會是以商工業為主的經濟中心，在政治上慢慢也取法腓尼基人的財閥寡頭政治。於是東方希臘各城邦亦逐漸拋棄了王政，而行貴族——財閥政治。又因為這些東方希臘部族社會，受到弗里吉亞人和呂底亞人的壓迫，深感團結合作的必要，各部族社會的地域感亦日趨強烈，這種地域觀念發展出城邦的認同感，因此，到西元前八世紀，東方希臘的部族社會逐漸產生了工商業，財閥貴族政治，地域感，在這種情況下，東方希臘的部族社會就變成了城邦社會；城邦政治因而在希臘興起，希臘人把這種「城邦社會」稱之為「帕勒斯」(polis)。

同樣的轉化過程，也在希臘本土海運便利的部族社會中進行。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西元前九世紀、八世紀，有些「埃思洛」已轉化為「帕勒斯」了。這種由「埃思洛」轉化為「帕勒斯」的過程，一直由「古樸時代」持續到「古典時代」。即使到「古典時代」希臘的部族社會也並未完全轉化為城邦社會，不過歷史學家常常把古典時代的部族社會，也說成是城邦社會，所以，城邦社會成為古典時代希臘社會的通稱了。部族社會與城邦社會，一個最基本的差別是，在經濟生活上，部族社會純粹以農業為主，而城邦社會，除了農業之外，還有比較發達的商業。既然部族社會與城邦社會的基本差別是在於有沒有工商業，所以，城邦社會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有一個工商活動的中心。在城邦社會中，這個工商活動中心叫做「阿哥拉」(agora)。阿哥拉最初雖祇是一個經濟中心，但是因為羣衆常常在此集會，後來也變成了政治中心。阿哥拉的四週稱為阿斯提 (asty)，是民衆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做工的，在城裏的街坊上工作，種田的，到城的週圍的農田上耕作。有的城邦在「阿哥拉」的附近有一座小山，這座小山在雅典城稱之為「高地城」(Acropolis 亦可譯為「衛城」)，在科林斯 (Corinth) 稱之為「科林斯衛城」(Acrocorinth)。小山上有該城主神的神廟，所以是該地的宗教中心。但是，一般希臘城邦內都缺乏這類小山，所以它不是城邦社會的普遍現象⁴⁵。

古代的民族，大多數都是屬於自然神教的民族，所以希臘人自不例外。對於宗教在城邦興起之際佔着怎樣的份量，因為資料缺乏，與研究的稀少，我們是很難論斷的。不過，照後來宗教在各城邦之間所造成的龐大影響力來看，無論如何，宗教

44 Carl Roebuck, *The World of Ancient Times*, p. 121-122.

45 R. Sealey, *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States*, p. 19.

也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因為有些城邦社會，常常為了共同信仰的緣故，結合成一個鬆懈的宗教同盟，這個宗教同盟有時候也有一點政治作用。例如，小亞細亞愛琴海沿岸的十二個城邦社會，在密卡利山 (Mount Mycale) 的北麓上，為海神普西頓 (Poseidon) 建立了一座廟，這座廟稱為「海神廟」(Panionium)。在愛奧尼亞人感到波斯人威脅之際 (西元前五四四年)，這十二個城邦的代表在海神廟集會，討論他們的應變之道。中希臘與北希臘的城邦社會組成了近鄰宗教同盟 (The League of Amphictyons)。這個同盟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在保護和管理安特拉 (Anthela) 地方上的狄美德 (Demeter) 女神的神殿。安特拉靠近著名的德摩比利關 (Thermopylae Pass)，狄美德是希臘司農業、豐收、與婚姻的女神。但是這個近鄰宗教同盟後來也取得了德爾斐 (Delphi) 阿波羅神 (Apollo) 神殿的控制權。參加近鄰宗教同盟的各份子要宣誓遵守不能攻打同盟中盟邦以及切斷盟邦水源的誓約。後來，這個同盟演變成德薩利人 (Thessalians)、比奧細亞人 (Boeotians) 以及佛西斯人 (Phocians) 政治鬭爭的場所。

從以上的論證看來，希臘人的字母文字，殖民事業，與城邦政治，都可以說是淵源於腓尼基人。但是，這些東西到達希臘人手中後，它們的發展就與腓尼基人殊途了。經過希臘人的匠心，他們把字母文字，殖民事業，與城邦政治的功能，都發揮到了它們的極致，最後，創造出偉大光輝的希臘文明。希臘文明的博大精深，絕不是它的先驅者——腓尼基人——事先預料到的。

四、西元前八〇〇年至五〇〇年之間 近東與希臘的接觸

前文曾經說到，在「黑暗時代」，敘利亞與巴勒斯坦發展成為新的文明中心。這個新的文明中心的薪火，不僅重燃了近東偉大的亞述與波斯文明，而且引發了光芒萬丈的希臘古典文明的火焰。這個希臘古典文明的火焰，就是指希臘人與腓尼基人接觸後所帶來的一些重大變化，前面也曾經分析過了。然而，這個火焰之能發展為熊熊鉅火，一方面固然得利於希臘天賦之優異，另一方面，近東之繼續提供柴薪，也是一大要素。只是近東提供柴薪之任務不再完全由腓尼基人擔任，而是由希臘鄰近的地區國家接應。因為西元前八世紀，亞述帝國興起，腓尼基人在亞述的統治下，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在亞述的兵威不及的地區，若干小國家也逐漸出現。在論及西元前八〇〇至五〇〇年近東與希臘接觸之前，不妨對近東之政治發展，略作說明。

亞述人的立國，可能是在西元前二十世紀的初期。在美達不達米亞的政治發展

史上，它雖不如巴比倫之引人注目，但是，其重要性亦不下於巴比倫。巴比倫固然有它的偉大時代（漢摩拉比時代，前十八世紀），也有它的卑微時期（如被卡賽人、亞述人）統治。然而，亞述自它的立國（前二十世紀初期）至它的亡國（前七世紀末期），中間只有盛衰的變化，沒有興亡的循環。西元前九世紀以前的亞述的盛衰史，此處我們就省略了。

爲西元前八、七世紀亞述帝國奠定基礎的是前八世紀中期的亞述名王提革拉提列色三世（Tiglath-pileser III 前七四五至七二七）。在他在位時期，亞述的勢力開始自它的本土——亞述利亞（Assyria）——向外發展。向北，他擊敗烏拉爾圖王國（Urartu），取得了大部份烏拉爾圖王國的南部疆土。向西，他征服了敘利亞境內的城邦國家，而且使以色列向他稱臣納貢。向南，他向巴比倫發展，前七三四年，並自兼巴比倫王。在位十八年，使亞述王國聲威大振。其後撒縵以色列（Shalmaneser 前七二七年至七二二年）繼立，在位時間稍短，一生事蹟主要是和叛服無常的以色列鬭爭。繼立者爲亞述史上的偉大國王薩爾恭二世（Sargon II 前七二二年至七〇五年，中文聖經譯作撒珥根），他滅亡以色列，腓尼基的大城邦推羅（Tyre）以及其他腓尼基城邦，並且迫使猶大王國納貢，擊敗埃及，鞏固了亞述在西部的統治。在北方又大敗烏拉爾圖，烏拉爾圖國力爲之瓦解，而國家岌岌可危。西元前八世紀末，來自高加索山以外的蠻族西米利安人（Cimmerians）又大肆蹂躪烏拉爾圖，有南下牧馬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勢，薩爾恭二世不得不北上抗敵，七〇五年之戰，亞述終於擊敗了西米利安人，但薩爾恭不幸陣亡，西米利安人自此遠走安納托利亞，騷擾安納托利亞的弗里吉亞（Phrygia）和呂底亞（Lydia）王國。薩爾恭二世時的亞述版圖，確實可以稱得上具有帝國的規模了。

薩爾恭二世的繼承者是他的兒子西拿基立（Sennacherib 前七〇四年至六八一年）。薩爾恭二世一生忙於擴土建功，不及爲帝國的政制典章樹立根基。爲帝國的政制典章奠定基礎的，就是西拿基立。他首先遷都到尼尼微（Nineveh），建宮殿、花苑，提倡工商，使尼尼微成爲當時的天下第一都。尼尼微之成爲上古名城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其次，使亞述的行省制成爲政府的定制，確立了亞述中央政府對各地的有效統治。西拿基立之後爲以撒哈頓（Esarhaddon 前六八一年至六六九年），以撒哈頓最重要的貢獻，是爲亞述在西元前六七一年征服埃及。以撒哈頓時代是亞述史上的全盛時代。所以，自西元前八世紀末至西元前七世紀末亞述之亡，東地中海沿岸，北起安納托利亞的東南部西利西亞，南至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地區，都在亞述人統治下。在這一個世紀中，希臘發展了黑海殖民地，西地中海殖民地（主要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以及北非殖民地（在今天的利比亞一帶），在地中海東岸

不能建立殖民地，主要的原因，就是亞述人控制了這一地區。亞述人是一種以軍事文化擅長的民族，而且對屬國居民實施嚴厲統治。希臘人與他們不容易接近，即使少數希臘人和亞述人接觸了，對希臘文化的發展，也不曾造成巨大的作用。只有在亞述人統治力比較薄弱的地區，像埃及，以及亞述人勢力所不及的地區，像弗里吉亞和呂底亞，他們彼此間的接觸，對希臘文化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我們先從埃及看起。

在亞述的薩爾恭二世經略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同時，埃及南方的努比亞人(Nubians)也正在致力於統一埃及的工作。所以，西元前八世紀末，亞述在西亞建立了帝國，而努比亞人也統一了埃及，建立了埃及史上的第二十五王朝。二十五王朝因為是努比亞人所建，故又名努比亞王朝。到了西元前七世紀初，亞述的擴張指向埃及，終於造成亞述帝國和埃及努比亞王朝的衝突。西元前六七一年，亞述的以撒哈頓攻陷了埃及在尼羅河三角洲的古都孟斐斯(Memphis)，史家把這一年作為亞述征服埃及的表徵。事實上，埃及的努比亞的第二十五王朝並未被消滅，他們祇是放棄尼羅河三角洲一帶而已。西元前六六三年，亞述國王亞述巴尼帕(Ashurbanipal 前六六八年至六二六年)終於攻進尼羅河下游沿岸的古都底比斯城(Thebes)，把努比亞人驅回埃及的南方努比亞境內，才正式結束努比亞人在埃及的統治。亞述巴尼帕王並未親自統治埃及，他把埃及分封給十二個親亞述的埃及人統治，所以，他對埃及的統治政策是分而治之。埃及二十六王朝的創建者就是這十二諸侯之一。

埃及的第二十六王朝的創建者是撒美狄古一世(Psammaticus I 前六六四年至六〇九年)。他的父親尼哥一世(Necho I)被亞述巴尼帕指定為尼羅河三角洲東部一個叫到賽斯(Sais)的統治者。六六四年，只是他襲他父親的爵位的年代，並不能算是第二十六王朝建立的年代，但史家把這一年定為第二十六王朝的開創時代。故二十六王朝自前六六四年起，至前五二五年為波斯人滅亡止，前後共計一百三十九年。二十六王朝因定都賽斯，故又名賽斯王朝(Saite Dynasty)，賽斯王朝諸君主，極力提倡復興古埃及文化，並且獲得一些效果，故史家又把賽斯王朝稱為「賽斯文藝復興時代」(Saite Renaissance)。在賽斯王朝時代，希臘人與埃及人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古埃及文化在西元前七世紀後期與六世紀前期大量輸入希臘。

撒美狄古一世之所以能驅逐亞述人，統一埃及，建立第二十六王朝，主要就是倚靠希臘僱傭兵的力量。希臘史家希羅多德的波斯戰爭史(The Histories)就記載此一事蹟⁴⁶。希羅多德說，有一隊來自愛奧尼亞和卡里亞(Caria)的希臘海盜，

46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Penguin Classics), p. 191. C. Roebuck, The World of Ancient Times, p. 54-55.

因為遇上海上的暴風雨，在埃及尼羅河口一帶登陸，為撒美狄古所知，撒美狄古見他們體格魁梧，武器精良，以高薪僱請他們為他作戰。靠他們的力量，撒美狄古一世消滅了其他十一個諸侯，驅逐了亞述人，統一了埃及。因希臘人作戰有功，而且也想長期保留這一支強大的武器力量，撒美狄古遂將離京城不遠的尼羅河兩岸的土地割給他們作營區（Camps），讓他們久居埃及。並且派遣埃及子弟向希臘人學習希臘語，這是埃及出現一批希臘語譯者的原故。賽斯王朝對希臘傭僱兵的使用，並不僅限於撒美狄古一世，其後的歷代君主也倚重希臘傭僱兵甚深。撒美狄古一世的繼承者尼哥二世（Necho II 前六〇九年至前五九四年），曾經使用希臘傭僱兵，在前六〇五年，與加爾底亞國王（即新巴比倫王國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czar 前六〇五至五六一年）大戰於敘利亞境內的迦基米施（Carchemish）。但此戰埃及失敗，尼哥二世出兵敘利亞之用意，想乘亞述衰微之際，恢復埃及帝國。失敗後，敘利亞與巴勒斯坦遂為加爾底亞人所奪，而加爾底亞人陳兵埃及邊境。尼哥二世的繼承者撒美狄古二世（Psammetichus II 前五九四年至五八八年）曾經使用希臘傭僱兵南征努比亞⁴⁷。

到了撒美狄古二世的繼承者阿普利伊（Apries 前五八八年至五六八年）在位時，希臘傭僱兵的人數增加到三萬人之眾。西元前六世紀初，希臘人在北非的殖民地古利奈（Cyrene）發展為一軍力強大的城邦，威脅埃及尼羅河三角洲西部安全。阿普利伊派大將亞瑪西斯（Amasis）率領一支埃及軍前往討伐。因為討伐的對象是希臘人，所以，這支遠征軍是由埃及人，而不是由希臘傭僱兵組成。這支大軍雖被古利奈擊敗，但是亞瑪西斯却利用埃及人反希臘人的情緒，迫使阿普利伊下臺，而奪得了王位。亞瑪西斯（前五六八至五二六）利用了埃及人的反希臘人情緒奪權成功，但並未真正驅逐境內的希臘傭僱兵，反而更加重用希臘傭僱兵。他把希臘傭僱兵由邊防部隊的性質，改為他自己的禁衛軍，保護他自己生命的安全。希臘傭僱兵在埃及的重要性，一直維持到波斯在西元前五二五年征服埃及時才結束⁴⁸。波斯人所滅亡的埃及，就是二十六王朝的埃及。

在賽斯王朝時代，希臘人除了以傭僱兵的身份，在埃及大肆活躍外，希臘的商人也同樣活躍在埃及社會中。埃及與希臘的商業接觸，自然不始於賽斯王朝時代，早在古王國時代，埃及商人就活躍於愛琴海了，邁諾亞文明深受埃及文化的影響就是明證。但是愛琴海與埃及之間的商業活動，時盛時衰，在西元前第一千紀的初期，雙方祇保持零星的薄弱接觸，它們之間交往的頻繁，却是在賽斯王朝時代。但是

47 J. B.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p. 84-85.

48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Penguin, p. 195-97.

，它們之間交往的密切却是在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之後，和羅馬征服埃及以前的一段時期中⁴⁹。

在撒美狄古一世時代，愛奧尼亞的米利都人 (Milesians) 派遣了三十條船，駛入尼羅河三角洲西部的一個叫做波爾比提勒 (Bolbitine)，建立了米利都人的貿易站 (Fort)，不久，又駛入賽斯省，並且建立了瑙克拉提斯城 (Naucratis)⁵⁰。如果我們說「營區」(Camps) 是希臘傭僱兵在埃及的根據地，那麼，我們也不妨可以說瑙克拉提斯是希臘商人在埃及的活動中心。在亞瑪西斯奪權稱帝以前，營區與瑙克拉提斯都很興旺⁵¹。亞瑪西斯成為埃及法老後，對希臘人依然寵信，便把瑙克拉提斯劃為希臘商人的居留地。這個政策，可能是平息埃及人的反希臘人情緒以免希臘商人在埃及境內，四處游走，引起埃及人與希臘人之間的摩擦。當然，這個政策也可以解釋為：一、對希臘人的保護；二、易於管理希臘人。無論亞瑪西斯真正的動機如何，自亞瑪西斯時代起，以至於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亞歷山大港止，瑙克拉提斯是埃及最繁榮的海港，是埃及文化與希臘文化的主要接觸地。它的地位在前四世紀末才被亞歷山大城所取代。下面，我們引一段希臘史家希羅多德的文章，看一看在亞瑪西斯時代，希臘人在瑙克拉提斯的活躍情形。

亞瑪西斯喜愛希臘人，並且給予他們很多特權，其中最主要的，是把瑙克拉提斯送給那些願意到埃及長住的希臘人居住，對於那些祇是到埃及來短暫停留的希臘人，他也贈與土地，讓他們設立祭壇與建立神廟來祭拜他們自己的神。這些神廟當中，最大的、最知名的，和最常使用的，是一個叫做「希臘廟」(Hellenium)。這座大希臘廟是由許多希臘城邦共同建造的。這些城邦是：愛奧尼亞人的：開奧斯 (Chios)、泰奧斯 (Teos)、佛卡亞 (Phocaea)，和克拉佐曼勒 (Clazomenae)；多利亞人的：羅德斯 (Rhodes)、尼達斯 (Cnidas)、哈利加納蘇 (Halikarnassus)、法塞利斯 (Phaselis)；以及伊奧尼亞人的密替勒尼 (Mytilene)。這座大廟就是他們大家的，祇有這些城邦才有權力指定管理這座海港的官吏。其他的城邦是無權參與的。因此，愛吉那人 (Aeginetans) 單獨地建立了他們的宙斯廟；薩摩斯人 (Samians) 建立了希拉廟 (Hera)，米利都人建立了他們的阿波羅廟⁵²。

從上文我們看得出來，其中的城邦除愛吉那是位於希臘的歐洲部份外，其他的

49 A. R. Burn, *The Lyric Age of Greece*, p. 129.

50 同上。

51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p. 104.

52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Penguin, p. 200.

城邦不是在愛琴海東岸的海島上，就是在小亞細亞西部的海岸上，主要就是愛奧尼亞和卡里亞（Caria）一帶。卡里亞是指小亞細亞西南部的角落一帶，這一帶主要就是多利亞人的居住區。前文提過，多利亞人在小亞細亞沿海一帶的居留區，希臘人稱為「多利斯」（Doris）。但希臘人很少使用多利斯一詞，因此，我認為希臘人使用卡里亞，很可能就是指多利斯。因此，愛奧尼亞與卡里亞的城邦與埃及在西元前七世紀後期，和西元前六世紀，如此的密切交往，導致愛奧尼亞地區成為希臘古典文化的發祥地。因為，在賽斯王朝時代，埃及人對希臘人如此的重視優容，所以希臘人無論是僱傭兵和商人都蜂擁而來，一方面謀求個人利益，一方面順道觀光上國。例如希臘的智者，如雅典的梭倫（Solon）、米利都的泰利斯（Thales），薩摩斯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在西元前六世紀到過埃及。自然還有一些我們不知名的學者專家，他們不僅欣賞埃及文化，而且也學習埃及文化，因此，埃及的藝術、數學、建築等文化都經由這些希臘人帶回到東方希臘⁵³。

由埃及，我們現在轉向安納托利亞。在西元前八世紀的時候，安納托利亞高原的中部，有弗里吉亞王國（Kingdom of Phrygia），西部有呂底亞王國（Kingdom of Lydia）。這兩個國家的文化，對希臘文化的發展，均有重大的影響。茲先論弗里吉亞王國。

前文曾經說到，西元前十三世紀末，由多瑙河北岸南下的印歐語族，壓迫巴爾幹半島的色雷斯人（Thracians）與弗里吉亞人（Phrygians）。使色雷斯人與弗里吉亞人東走，他們越過了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安納托利亞高原，滅亡了西臺王國，也摧毀了西臺文明。所以，我們知道弗里吉亞人是由歐洲進入亞洲的。在滅亡西臺王國後，色雷斯人與弗里吉亞人在高原上過着流浪與游牧的生活，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文獻。所以，西元前十二世紀之後，西元前八世紀之前，安納托利亞的歷史幾乎是一片空白。在這個近東與希臘的普遍黑暗時代裏，色雷斯人不知是被融化到弗里吉亞人中，還是被弗里吉亞人所消滅，總之，自黑暗時代以降，色雷斯人就不見蹤跡。在史籍上只見到弗里吉亞人的名稱。

弗里吉亞王國形成的歷史已不可稽考。據學者的研究大約形成於西元前九世紀末和八世紀初⁵⁴。其滅亡的時間約在西元前六世紀初，其地為米底亞王國與呂底亞王國所均分。弗里吉亞人雖然據有西臺王國之地，但在文化上却與西臺王國殊少關連。弗里吉亞人的生活形態，基本上是農業的。勞工控制在國王的手中。國王利用勞工建造有防禦工事的城堡，建造壯觀堂皇的陵墓。弗里吉亞的技工的手藝非常出

53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p. 108.

54 C. Roebuck, Ancient Times, p. 137.

色，他們能製造出精緻的木製品、金屬製品、紡織品和陶器。他們製造出的陶器，像希臘的陶器一樣，有幾何形與動物形的圖案。至於文字，西元前八世紀的弗里吉亞的拼音文字與希臘文字非常接近⁵⁵。由於在陶器與拼音文字方面與希臘極為接近，因此有些史家認為弗里吉亞文化是受到小亞細亞西岸的希臘城邦的影響。但是也有史家認為弗里吉亞的文學與陶器固然與愛奧尼亞一帶希臘人的文物相像，但介於弗里吉亞和希臘人之間的呂底亞卻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文字，因此，文字由希臘傳入之說似乎也不能持之有故。他們認為希臘文字、陶器與弗里吉亞相像，很可能是因為他們都和北敘利亞接近的緣故⁵⁶。弗里吉亞文化的源頭活水，模糊不明，從其出土的藝術品來看，它的文化也受到亞述、北敘利亞和烏拉爾圖的影響，所以，其文化的淵源，至今猶在爭議之中。但是，無可爭議的，希臘文化與弗里吉亞文化關係極為密切。試舉例以說明之。

弗里吉亞王國的政治史是模糊的。國王姓名可考者不過二人而已：一為傳說中的王國建立者戈狄厄斯 (Gordieus)，一為亞述史籍中的名王米達斯 (Midas)。弗里吉亞的首都戈狄昂 (Gordion) 之名即是從戈狄厄斯而來。戈狄昂以音樂、象牙製品和「難結」 (knot) 聞名於世。「難結」的正式名稱是「戈狄昂難結」 (Gordian Knot)，中譯習稱「戈登結」。「戈登結」在希臘神話中是一個極難極難解開的「結」，不知道難倒了多少聰明才智之士。據稱這個「結」是在戈狄厄斯發跡前，身為農民時用以繫綁牛軛的。有一傳說道，凡是能解開此一「難結」之人，他日必能統一亞洲。在亞歷山大大帝之前，無人能解，亞歷山大東征時，遇此難結，寶劍一揮，迎刃而解，故亞歷山大最後成為統一亞洲之人。

名王米達斯在亞述史籍中稱做米塔 (Mita)。在西元前七一六年時在西利西亞 (Cilicia) 與亞述人作戰。其目的很可能是希望把弗里吉亞的國界擴展到海岸地帶。但在西元前七〇九至八年，為亞述國王薩爾恭所擊敗，西元前八世紀末，高加索山以北的西米利安人 (Cimmerians) 越過高加索，蹂躪了烏拉爾圖 (Urartu)，在南下美索不達米亞之際，為亞述人所阻後，西向侵入弗里吉亞。西元前六九六至五年，米達斯率領弗里吉亞的精兵對抗西米利安人，但弗里吉亞不幸兵敗，米達斯終於自殺。所以，米達斯確有其人⁵⁷。據希羅多德的記載，最早到希臘的宗教聖地德爾斐 (Delphi) 去上香獻祭的東方君王就是米達斯。他娶了希臘在小亞細亞的城邦

55 Seton Lloyd, *Early Highland Peoples of Anatolia*.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7,) p. 133.

56 C. Roebuck, *Ancient Times*, P. 137.

57 同上。

58 T. J. Dunbabin, *The Greeks and Their Eastern Neighbours*, (London, 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Hellenic Studies, 1957), p. 65.

基馬 (Cyme) 的公主為妻。在希臘的神話中，他有點金術的本領。這反映出在古典的希臘人眼中，弗里吉亞是一個富庶的國家⁵⁸。米達斯死後，弗里吉亞的歷史是不大清楚的。雖然受到西米利安人的蹂躪，但並未亡國。他們的國土後來為米底亞人 (Medes) 和呂底亞人 (Lydians) 所瓜分，大約在西元前六世紀初期的時候。

弗里吉亞的工藝品，尤其是金屬製品，外銷到愛琴海沿岸，因此弗里吉亞的工藝品的製作，影響了古樸時期希臘藝術品的製作⁵⁹。弗里吉亞的音樂，同樣也影響到古樸時期東方希臘人的音樂⁶⁰。古樸時期希臘人吟唱的史詩與抒情詩時所用的伴奏樂器——弦琴與簫笛——亦是淵源於弗里吉亞。除此之外希臘人在宗教觀念方面也採用了一部份弗里吉亞人的信仰⁶¹。

弗里吉亞的工藝品深受由烏拉爾圖 (Urartu) 進口的工藝品的影響⁶²。烏拉爾圖是一個比弗里吉亞還要古老的國家。它位於弗里吉亞之東，現代的亞美尼亞地方。這個國家大約在西元前九世紀初期形成，國家的中心在安納托利亞東部的凡湖 (Lake Van)。這個國家的大部份土地都是高山與叢林，因此礦產豐富；而又有高原與河谷，所以農業也很發達。烏拉爾圖的後期歷史因為與亞述帝國密不可分，因此透過亞述的史料而傳世。根據亞述的史料，烏拉爾圖王國在西元前八世紀前期，極為強大，封鎖了亞述東進和北向之路，使亞述得不到足夠的金屬供應⁶³。

由於烏拉爾圖的金礦、銀礦和銅礦都很豐富，所以它的工藝製作和工藝技術都很發達，尤其是金屬工藝品方面，它的製作水平和藝術水平是當時近東與愛琴海地區最高的。因為它與亞述極為接近，早期的工藝品在藝術水平和技術水平上難免不受亞述的影響。雖然初期受到亞述的影響，但不久就擺脫亞述的陰影，發展出它自己的獨特風格來⁶⁴。因此，烏拉爾圖是古樸時代初期青銅製品和鐵製品的中心。它最著名的產品是青銅或鐵製的大鍋，在大鍋的邊緣上通常都裝飾有鷹獅合體怪獸、海怪及牛等的頭部作為把手。烏拉爾圖的工藝作品，一方面透過弗里吉亞的工藝品，影響古樸時代初期希臘工藝品的製作，一方面經北敘利亞，傳至地中海東部沿岸，從地中海的東岸，經由海路，傳入希臘，也影響了希臘工藝品的製作⁶⁵。

烏拉爾圖是在弗里吉亞以東，弗里吉亞以西則是呂底亞王國 (Kingdom of

59 C. Roebuck, *Ancient Times*, p. 139; J.J. Dunbabin, *The Greeks and Their Eastern Neighbours*, p. 67.

60 Pavel Oliva, *The Birth of Greek Civilization*, (London, Orbis 1981), p. 106.

61 同上，又見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I, p. 504.

62 C. Roebuck, *Ancient Times*, p. 139.

63 同上，p. 139-140.

64 S. Lloyd, *Early Highland Peoples of Anatolia*, p. 109-110.

65 C. Roebuck, *Ancient Times*, p. 140.

Lydia)。呂底亞王國位於安納托利亞高原的西部，與小亞細亞西部沿海的希臘城邦直接毗鄰，與希臘的關係至為密切。西元前七世紀以前的呂底亞歷史是很模糊的，它之所以形成一個王國，大概是受到東方弗里吉亞王國向西擴張，以及西方海岸地區希臘人向東擴張的雙重壓力所致。明確可信的呂底亞王國的歷史，只不過一個多世紀，自西元前七世紀初期至六世紀中期。

在這一個多世紀的歷史行程中，呂底亞王國因為農產、畜產、礦產的豐富，而成為一個經濟上很富裕的國家。就農產而言，呂底亞盛產穀類作物和水果；就畜產而言，呂底亞飼養的牛羊遍山漫野，尤其特出的是，在希臘的傳統中，呂底亞人以馬的飼養者著稱於世，因此騎兵是呂底亞軍隊的主力。就礦產而言，呂底亞境內蘊藏有豐富的琥珀金礦。琥珀金又稱白金，它是一種金與銀的合金。但是開採琥珀金是王室的特權，故王室極為富有。對希臘人而言，西元前七至六世紀的呂底亞是金的主要產地，而呂底亞國王的名字，如克洛塞斯（Croesus）成為財富的同義詞⁶⁶。

呂底亞人與希臘人之間的關係，遠比與安納托利亞高原人民間的關係，要來得密切。例如，呂底亞人僱用希臘軍人為他們作戰，僱用希臘技工為他們製作器具用品。最重要的是呂底亞沒有出口海港，希臘商人遂成為呂底亞境內豐富的農產品和白金的出口商。同時，希臘商人也從腓尼基和埃及進口受人歡迎的奢侈品銷售到呂底亞的市場上。希臘人和呂底亞人都從這種貿易中獲得巨大的利益。這種蓬勃的貿易活動，不僅使呂底亞發展成一個強大的商業帝國，而且也繁榮了小亞細亞沿岸的希臘城邦，促進了希臘城邦的文化活動⁶⁷。

因為貿易的發達，呂底亞人發明了古代世界最早的真正貨幣，使商業活動起了革命性的變化。雖然古代巴比倫人和埃及人早已使用金條、銀條作為貿易的媒介，但並未制度化，還不能算是真正的貨幣。有時候金條、銀條的成分中，還摻雜有其他的金屬，所以價值並不十分可靠。呂底亞人的大貢獻是鑄出一定重量的金銀幣，上面帶有國家的標誌——獅頭，並且由政府確保其重量及其含金含銀的純度。呂底亞因盛產白金，故其硬幣是由白金鑄成，其中金與銀的成分有一定的比例。一塊呂底亞的白金幣是同樣重量的銀幣的十倍，是同樣重量的金幣的三分之二的價值。這種白金幣發明的時間大約是在西元前七世紀的中期。不久，希臘城邦米利都（Miletus）和薩摩斯（Samos）也採用了這種發明。然後希臘本土方面的愛吉那（Aegina）和尤波亞（Euboea）島上的兩個大城邦繼續跟進。至西元前六世紀所有的希臘城邦都接受了這種新發明，放棄了以牛的多少作為價格標準的原始習慣。在

66 同上，p. 155。

67 同上。

希臘世界，除了西芬諾斯（Siphnos）和塔索斯（Thasos）二地外，金的產量非常稀少，因此，希臘人用銀來做貨幣。商業活動的頻繁，促成了貨幣的興起；貨幣的出現，更擴大且便利了商業活動。這種以貨幣為基礎的商業活動，使希臘進入一段偉大的商業活動期，同時，也使商業資本可以累積了⁶⁸。

因為希臘人和呂底亞人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的密切，因此，呂底亞與希臘之間的文化交流自然也相當明鮮。呂底亞人採取了許多希臘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因為本文的重點在於看希臘人如何吸收東方文化，所以呂底亞的希臘化的情形便略而不論了。希臘人從呂底亞吸收的文化很多，但以音樂和文學兩方面最重要，除此之外，與據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說法，希臘有許多遊戲都是淵源自呂底亞人⁶⁹。

依照美國的希臘史家斯塔爾（Cherter G. Starr）的說法，在西元前第七世紀，希臘與東方的接觸，主要是經由海路。斯塔爾氏把海路分成四條。第一條，西路，這是指希臘人與居住在西方的東方人腓尼基人及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接觸的路線。第二條，南路，這是指希臘人經由愛琴海南向至埃及和埃及人接觸的路線。第三條，北路，這是指希臘人經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海峽至黑海的東南岸一帶，在這裏他們與烏拉爾圖接觸，輸入了該地出產的青銅、鐵器製品，以及紡織品。第四條，東路，這是指自敘利亞沿岸，經小亞細亞的南岸，至愛琴海的交通線，東方文化經由這條路線，輸入了希臘本土，它的旁支路線，走向愛奧尼亞和克里特。在這四條路線中，斯塔爾氏認為東路最為重要。斯塔爾氏完全否認經由小亞細亞陸路對東西文化交流在西元前第一千紀前期的重要性⁷⁰。

對小亞細亞陸路的重要性持否定態度的還有英國史家丹巴賓（T. J. Dunbabin）。他說，這一條小亞細亞內陸溝通東西方的交通路線，在西臺王國時期（Kingdom of Hittite）與波斯帝國時期，的確是很活躍的。因為西臺政府與波斯政府都是強大而有效率的政府，它們維護了沿線的各種旅遊設施，並且保證旅途的安全。這是後來波斯帝國的國道所在，沿途有很便利的驛站制度。不過，無論在西臺王國時期或是波斯帝國時期，設置道路驛站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行政的便利，而不是為了商業或其他的目的，丹巴賓認為，小亞細亞如有沒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這條道路就會盜賊如毛，關阻重重，而不便於東來西往了⁷¹。

斯塔爾氏與丹巴賓氏都否定了小亞細亞陸路的重要性，但是他們的著作都提到

68 A. R. Burn, *A History of Greece*, p. 83-84.

69 *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1980) p. 146.

70 C.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p. 209-211.

71 T. J. Dunbabin, *The Greeks and Their Eastern Neighbours*, p. 62-64.

弗里吉亞和呂底亞對希臘文化的影響。不過，他們在處理弗里吉亞和呂底亞文化經由何種途徑，影響希臘上，則語焉不詳。事實上，我認為這些彼此相連的地區，如愛奧尼亞的希臘城邦東鄰呂底亞，而呂底亞東臨弗里吉亞，弗里吉亞東臨烏拉爾圖，一定是有陸上的往來的，為什麼他們一定要放棄陸上的交通而經由海上呢？為什麼烏拉爾圖的文物不可經由弗里吉亞，而呂底亞，而愛奧尼亞呢？可能陸上的交通路線的使用率不及海上交通路線，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陸上交通路線的一定的作用。何況，小亞細亞的西部，兩條發源於中部的河流，荷姆斯河（Hermus）與米南德河（Maeander）的河谷地區，自古以來，即是東西交通的孔道，因為這兩條河流西向流入愛琴海，而愛奧尼亞的希臘城邦如斯米爾納（Smyrna），米利都（Miletus）和以弗所（Ephesos）都在這些河流的出海口附近。所以，我們絕不能漠視小亞細亞內陸陸上交通的重要性。這條路線，使弗里吉亞和呂底亞在希臘的傳統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所以，東方的文化是由海路與陸路二條路線輸入希臘的。在古樸時代，東方的文學、宗教、與藝術對希臘都產生極深刻的影響，茲分項言之。

就文學而言。希臘的最初文學是史詩與神話。這二者都接受了東方的影響。例如荷馬史詩中的一些語法就是受到東方文學的影響⁷²。當然，在精神上，荷馬史詩與東方史詩是迥然不同的。在神話方面，希臘神話受東方神話的影響更為明顯。例如，集希臘神話之大成，為希臘諸神建立家族系統的海希奧德（Hesiod），他的作品「神統記」（Theogony）就是受到東方文學的影響。影響「神統記」最深的是巴比倫的創世史詩（The Epic of Creation，又名 Enuma Elish）與西臺（Hittite）的「庫馬爾比神話」（Kumarbi myth）二神話。其中又以「庫馬爾比神話」與「神統記」的內容更為接近⁷³。海希奧德是希臘史上是僅次於荷馬的最古詩人。據伯恩（A. R. Burn）的看法，他是紀元前八世紀後期的詩人，那是希臘人剛剛接受腓尼基文字創造出希臘人字母文字的時候。他的另一部作品「工作與時日」（Works and Days）也是一部膾炙人口的史詩⁷⁴。海希奧德之接受巴比倫神話與西臺神話的影響，很可能是透過腓尼基人⁷⁵。

就宗教方面而言，東方對希臘也產生了影響。只是當一個觀念或是教義，跨越了文化上的邊疆而進入異地之後，會產生適應當地的變化，因此要追溯它們的來龍去脈，自然比較困難了。不過，少數的例子，仍然可以追溯到它們的淵源地。例如，希臘的阿都尼斯崇拜（the cult of Adonis）就是淵源自近東的生產力崇拜。這

72 C.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p. 167.

73 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 (Glasgow, Fontana Paperbacks, 1980) p. 86-89.

74 A. R. Burn, *A History of Greece*, p. 75-78.

75 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 p. 89.

裏「近東」是指腓尼基的比布洛斯 (Byblos)，而生產力崇拜的代表在比布洛斯是指女神阿絲塔爾德 (Astarte) 與男神巴拉特 (Baalat)，他們是一對夫婦神。但希臘早就已有了代表生產力的女神阿芙洛狄德 (Aphrodite)，因此，阿絲塔爾德傳入希臘就成為阿芙洛狄德了。而巴拉特是腓尼基的主神，腓尼基人稱作「阿都」(Adon)，意思是「主」或「王」的意思，希臘人接受後，就稱為「阿都尼斯」(Adonis)。阿都尼斯原來的角色是草木神，但到了希臘神話中之後，他代表性愛之神。他既是天上愛神阿芙洛狄德的愛人，也是冥府女神帕塞弗妮 (Persephone) 的愛人。因此，在希臘，他受到所有婦女的崇拜。崇拜他的儀式也由東方傳入希臘，希臘舉行阿都尼斯崇拜的主要儀式是哀嘆阿都尼斯的早亡。在西方愛情的神話裏，阿都尼斯代表年輕的愛人⁷⁶。

就藝術方面而論，希臘人拋棄了黑暗時代以來的幾何型藝術圖案傳統，接受了東方的藝術圖案，出現了新藝術。東方化的影響在藝術方面表現得最強烈，這是因為希臘人所遺留下來的陶器最多，無論是保存完整的陶器或是陶器的碎片，都可以看出東方化的影響。東方的藝術圖案輸入希臘的大約可以分為四大類：一、植物的圖案；二、動物的圖案；三、神話的圖案；四、人的圖案。茲分別析論如下。

一、植物影圖案有：(一)薔薇花圖案，這是仿製亞述國王雕像上的袍子，用在新的瓶畫上。(二)蓮花圖案，這是仿自埃及的蓮花，主要用在古典建築的裝飾上。(三)棕櫚樹圖案，這是取自美索不達米亞的生命之樹。(四)雖然不算是植物形圖案，但與植物形圖案很接近的渦旋狀形飾也是從東方傳過來的。青銅時代末期的青銅製大鍋的腿上就有這類裝飾，在敘利亞境內已用於柱頭的裝飾，傳入希臘後，成為愛奧尼亞式柱頭飾 (Ionic pillar-capital)⁷⁷。

二、動物形圖案。動物形的圖案主要有：馬、狗、野兔、公雞、鹿、獅子、野羊、豹等。雖然希臘境內，像馬、狗、兔、雞、鹿、羊之類的動物並不缺乏，牠們描繪這些動物並不要假手外人，但是，獅子與豹却並非希臘產的動物。這些動物圖案却是得自東方的。像希臘人在這一時期所畫的獅子最初是模仿敘利亞的，後來却是模仿亞述的。這些都畫在瓶子的頸部作為飾帶⁷⁸。

三、神話的圖案。事實上所謂神話的圖案，是指神話中怪物的圖案，如人頭獅身怪物；半人半鳥的海怪，蛇髮女怪；獅頭、羊身、龍尾的吐火獸；以及其他有翼的怪獸，這種奇異組合的怪獸很明顯地是抄襲其他的傳統，如埃及傳統、亞述傳統

76 同上，p. 84-86.

77 A. R. Burn, *A History of Greece*, p. 100-101.

78 同上。

、西臺傳統⁷⁹。

四、人的圖案。人的圖案主要是雄糾糾，氣昂昂的勇士，他們或在作戰，或在狩獵。有的身披盔甲，手執干戈，充分顯示出古希臘人英勇豪邁的精神。不久，人像畫的旁邊，也有了像主的姓名，這些人物的姓名大部份是取材自荷馬的傳說，而其內容主要取材自冒險故事⁸⁰，雖然人物希臘化了，但是畫人的傳統，尤其是武士傳統，受亞述的影響至為巨大。

這些圖案畫在陶器方面表現得最明顯，並不是就是說在其他藝術作品方面沒有影響，只是因為其他的藝術製品傳世的不及陶器方面的數量大，因此它們在其他藝術製品上的影響不及在陶器方面引人注目罷了。至於其他藝術方面，如金銀絲細工，寶石的切割，象牙的雕刻，赤土陶模的使用，以及青銅鑄造的方法等等都受到東方的影響⁸¹。

近東的藝術傳統的輸入希臘是以兩種方式進方的：一種是東方藝術家的輸入；一是東方藝術品的輸入。在希臘社會中，藝術家是「公共工作者」，可以自此一城邦自由遷往他一城邦。因為藝術家在希臘社會中有這種地位，所以，也給予了外國的藝術家移入的機會。藝術家只要表現出色，克服文化上與語言上的障礙是不難的。從第九世紀的末期起，腓尼基的金屬工就移入了克里特、希臘本土和意大利。同時雕刻象牙的師傅似乎也出現在希臘。此外，希臘籍的手工藝人，也前往東地中海沿岸的商業中心，與東方的手工藝人親近、學習，自然也把東方的藝術製作的傳統與技術帶回希臘。與藝術家的輸入比起來，藝術品的輸入要普及得多，而且在藝術的移轉上也重要得多。藝術品的輸入主要是金屬製品，如青銅製的或銀製的杯碗、金飾品、青銅製的其他器皿；其次是紡織品，但紡織品甚難傳世。至於陶器，根本不用東方輸入，因為當時希臘陶器水平較東方的陶器為高⁸²。東方化的影響力在希臘大約延續一個世紀左右，然而，東方化的影響力常被西方藝術史家所抹殺，他們認為希臘藝術的發展根本與東方無關，希臘的藝術完全出自希臘人的獨創力⁸³。這種說法，當然是迷信希臘人有異於常人的獨創力的獨斷論。希臘藝術的至高成就，當然是希臘人獨創力的表現，但是要完全否認東方藝術在自然主義方面對希臘藝術的影響却是不客觀的，如果沒有東方藝術在古樸時期的啟發引導，古典時期栩栩如生

79 同上。

80 同上。

81 同上。

82 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 p. 81-82.

83 C.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p. 212-220.

的人物造型的雕刻與繪畫絕不可能如此迅速的產生，說不定希臘人還處在他們自以爲傲的幾何型藝術傳統中呢！

五、結 論

從以上的研究和分析看來，自西元前第七千紀開始，以至於西元前第六世紀，希臘受近東文明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我們雖然不能說，希臘古典文化的偉大建立在近東文明的遺產上，但是，希臘文明的萌芽，成長與茁壯，受到近東文明遺產的灌溉和培育，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偉大文化的創造者的子孫，並不能把偉大文化更加的發揚光大，只有移植到其他民族的土地上，才會更顯得多采多姿。這是爲什麼在近東文明之後，還有希臘文明，希臘文明之後，又有羅馬文明，羅馬文明之後，繼有西歐的中古文明，與英國的工業文明，以至於現代的西方文明。

（本文承國科會補助，謹此致謝）。